



諸史將畧卷之十

南北朝

梁陳

梁師鍾離大掠

梁武帝天監四年魏議伐鍾離邢巒苦諫不從五年冬十一月魏遣中山王英督諸將圍鍾離梁徐州刺史昌義之城守梁主詔將軍曹景宗督諸軍二十萬救之上敕景宗頓道人洲俟衆軍齊集俱進英與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西岸爲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城中纔三

千人員義之督率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填
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
以上進之俄而塹滿衝車所撞城土輒頽義之用泥
補之衝車雖入亦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
墜而復升莫有退者一日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
人死者與城平六年二月魏主召英還英表稱必克
願少寬假於是梁主命豫州刺史帝叡將兵救鍾離
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
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

穀充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
魏人已墮吾之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梁王
豫敕景宗曰帝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
甚謹梁主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
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
洲爲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
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英大驚曰是何神也
景宗等噐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
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勅入城城

中知有外援勇氣百倍楊大眼勇冠三軍將萬餘騎
來戰所向皆靡獻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獻以強
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
走明日英自帥衆來戰獻乘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
軍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飛矢雨集軍
中驚擾獻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牧人過淮北伐芻
藁者皆爲大眼所獲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
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却之壘成使別將
守之有抄略者皆獲之始得芻牧梁主命景宗等豫

裝高艦與魏橋等爲火攻之計獻攻其南景宗攻其
北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獻使馮道根等乘艦競發
擊魏洲上軍盡殪別以小船載草灌膏焚其橋風急
火猛煙塵晦冥死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俱盡
道根等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
百魏人大潰英脫身走入眼亦焚營去諸壘土崩水
死者十萬餘人斬首亦如之逐北至濊水上英單騎
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收其資
糧器械山積義之德景宗及獻請二人共會設錢二

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獻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寒辭。師爭先告捷，獻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

僧智廣陵讓功

梁武帝大通元年，梁將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元顯伯救之，梁司州刺史夏侯夔引兵助僧智。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糾

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顯伯宵遁，梁軍追之，斬獲萬計。司馬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成功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陳慶之捷渭陽

梁武帝大通元年，梁領軍曹仲宗東宮直閣陳慶之攻魏渦陽，詔尋陽太守韋放將兵會之。魏散騎常侍費穆引兵奄至，放營壘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

亮胃下馬據胡床處分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兵遂退放馱之子也魏又遣將軍元昭等衆五萬救渦陽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陳慶之欲逆戰韋放以魏之前鋒必皆輕銳不如勿擊待其來至慶之曰魏兵遠來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湏挫其氣諸軍若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帥麾下二百騎進擊破之魏人驚駭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背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將士疲敝聞魏人欲築壘於軍後曹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議

引軍還慶之校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極多今諸軍皆無鬪心唯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湏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當依敕行之仲宗等乃止魏人作十三城欲以控制梁軍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城渦陽城主王緯乞降韋放簡遣降者三十餘人分報諸營慶之陳其俘馘鼓譟隨之魏九城皆潰追擊之俘斬畧盡屍咽渦水

爾朱榮擒葛榮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啓求討葛榮榮方圍鄴
衆號百萬遊兵已過汲郡所至殘掠爾朱榮帥衆擊
之簡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以侯
景爲前驅葛榮爲盜日久橫行河北聞之喜見於色
曰此易與耳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爾朱
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士已上三人爲一處處
有數百騎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
刀不如棒敕軍士齎袖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慮
廢騰逐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分命壯勇所向衝

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爾朱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
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縱其所之
群情大喜數十萬衆一朝盡散待出百里之外乃始
分道押領隨便安置擢其渠帥量才授任檻車送葛
榮赴洛陽斬之五州皆平

侯淵設奇擒賊

梁武帝大通二年魏爾朱榮使大都督侯淵討韓樓
配卒甚少或以爲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長
若總大衆未必能用淵遂廣張軍勢多設供具親帥

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城百餘里值賊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五千人皆還其馬伏縱使入城左右皆諫淵曰我兵少不可力戰爲奇計以間之乃可克也度其已至帥騎夜進昧旦叩其城門樓果疑降卒爲內應遂走追擒之幽州平詔以淵爲平州刺史鎮范陽

天光殄滅醜奴

梁武帝中大通二年魏爾朱榮遣賀拔岳討万俟醜奴岳私謂兄勝曰醜奴勍敵也不勝固有罪勝之讒

疾生願得爾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與榮言榮以爾朱天光爲都督以岳及侯莫陳悅爲左右都督天光初行惟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鼠竊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遂以事委岳岳擊赤水蜀賊得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又稅民馬萬餘匹以軍士尙少不進榮怒責天光杖之益以軍士二千人三月醜奴自將圍岐州遣尉遲菩薩等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趣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菩

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菩薩帥
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隔水與語稱揚國
威菩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菩薩語鄉何人也
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
水淺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走棄步卒輕
騎渡渭追之岳依橫岡設伏待之賊半渡岡東岳還
兵擊之賊敗走岳令下馬者勿殺悉投馬俄獲三千
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收其
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州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

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於
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取獲覘
候者縱之醜奴信之散衆歸耕據險立柵甚衆天光
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夜發黎明圍其大柵
拔之所得俘囚皆縱遣之諸柵皆降天光晝夜徑進
抵安定城下賊涇州刺史以城降醜奴棄平亭欲趣
高平賀拔岳追及於平涼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
馬上生擒醜奴衆皆披靡後騎益集遂大破之天光
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賊黨蕭寶寅以降復追擊賊黨

方侯道洛至水路城擒之坑其降卒萬七千人三秦
河渭瓜涼鄯州皆平送寶寅等詣洛陽賜寶寅死斬
醜奴於市

宇文泰斬寶寅

梁武帝大同三年東魏大丞相高歡侵魏魏大丞相
宇文泰拒之歡遣司徒高敖曹攻上洛大都督寶寅
攻潼關而自將軍蒲坂造三浮橋欲渡河魏宇文泰
軍廣陽謂諸將曰賊倚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
欲綴吾軍使寶寅得西入耳泰屢勝而驕襲之必克

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諸將皆曰賊在近捨而襲遠
脫有蹉跌悔何及也不如分兵禦之宇文泰曰賊雖
作橋未能逕渡不過五日吾取寶寅必矣蘇綽達奚
武亦以為然宇文泰還長安隱其計問族子直事郎
中深深曰寶寅歡之驍將今大軍攻蒲坂則歡拒守
而泰攻之吾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不如選輕騎潛出
小關寶寅躁急必求決戰歡持重未即救我急擊泰
必可擒也擒泰則歡勢自沮回歸擊之可以決勝宇
文泰喜曰此吾志也乃聲言欲保隴右而潛軍東出

竇泰猝聞軍至自風陵渡河宇文泰出馬牧澤擊破之士衆皆盡竇泰自殺高歡撒浮橋而退敖曹自商山轉戰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克之欲入藍田關聞竇泰軍沒而還

宇文泰敗東魏

梁武帝大同三年東魏大丞相高歡侵魏自將兵二十萬趨蒲津使高敖曹將兵三萬出河南特關中饑魏大丞相宇文泰所將不滿萬人屯恒農長史薛琚言於歡曰西人連年饑饉故冒死入陝州欲取倉粟

今敖曹已圍陝城粟不得出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死竇炬黑獺何憂不降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一不捷猝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功前軍若敗後軍承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宇文泰遣使戒華州刺史王羆羆語使者曰老羆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歡至馮翊謂刺史王羆曰何不早降羆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

諸將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
至長安則人情大擾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即造
浮橋於渭令軍士齎三日糧輕騎渡渭南十月至沙
苑距東魏兵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曰歡鎮
撫河北甚得衆心以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河
非衆所欲歡耻夫實泰復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戰
擒也願假深一節發王羅之兵邀其走路使無遺類
泰遣順昌公達奚武覘歡軍武從三騎皆效歡將士
服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

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而
還歡聞泰至引兵會之李弼謂泰曰彼衆我寡不可
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
背水東西爲陣李弼趙貴爲左右拒命將士皆偃戈
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曠時東魏兵至斛律羗舉曰
黑獺舉國而來欲一死決渭曲葦深土濘無所用力
不如緩與相持密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
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
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信之彭樂盛氣請

闕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恭鳴鼓士皆奮起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歡欲收兵更戰衆已盡去斛律金曰衆心離散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歡乃馳去夜渡河喪甲士八萬鎧仗十八萬恭追至河上選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李穆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恭不聽還軍渭南所徵之兵甫至乃於戰所人種柳一株以精武功侯景言於歡曰黑獺驟勝而驕必不爲備願得

精騎二萬徑往取之歡不聽高敖曹聞歡敗釋恒農退保洛陽

兩魏金墉大戰

梁武帝大同四年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孤信于金墉高歡率大軍繼之魏主與宇文泰李弼達奚武帥千騎爲前驅至穀城侯景欲整陣以待其至莫多婁貸文請帥所部擊其前鋒侯景不能止遂與朱渾道元以千騎前進夜遇李弼達奚武於孝水弼逐斬之道元單騎免俘其衆泰進軍瀍東侯景等夜解

圍去恭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陣北據河橋南屬
邛山與恭合戰恭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恭墮地
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李穆下馬以策扶恭罵之
曰籠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因以
馬授恭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東魏
兵北走高敖曹意輕恭建旗蓋以咬陣魏人盡銳攻
之一軍皆沒敖曹單騎走投河陽追者斬之高歡聞
之喪膽恭賞斬敖曹者絹萬段歲歲稍與之比及周
亡猶未能是魏又殺東魏將宋顯等虜甲士萬五千

人赴河死者以萬數然是日東西魏置陣旣大首尾
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魏諸
軍戰不利燒營而歸留儀同三司長孫子彥守金墉
王思政舉稍陷陳被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兵思政
每戰常著破衣弊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恭祐下
馬帥左右十餘人擊東魏兵殺傷甚衆東魏人圍之
祐彎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募厚甲長刀者直進
取之去祐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
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

兵稍却祐徐引還

高歡邳山取勝

梁武帝大同九年東魏刺史高仲密以虎牢叛降魏
魏大丞相宇文泰帥諸軍應之二月圍河橋南城東
魏丞相高歡將兵十萬至河北泰退灑上縱火船於
上流以燒河橋斛律金使行臺郎中張亮以小船百
餘載長鎖伺火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向岸橋遂獲
全歡渡河據邳山為陣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灑
曲夜登邳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里羣

食乾飯而來歡曰自當渴死乃整陣以待之黎明泰
軍與歡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
北垂所向奔潰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
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提虜魏王公及督將四十八
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歡使彭樂
追泰泰窘謂樂曰汝非彭樂耶癡男子今日無我明
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汝金寶樂從其言獲金
帶一囊以歸言於歡曰黑獺漏刃破膽矣歡雖喜其
勝而怒其失泰今伏諸地親梓其頭之并數以沙

死之敗舉刃將下者三噤斷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
爲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命取絹三
千匹壓樂背因賜之明日復戰泰爲中軍中山公趙
貴爲左軍領軍若干惠等爲右將軍合擊東魏大破
之悉俘其步卒歡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歡歡上
馬走從者步騎七人追兵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
速去興慶有百箭足殺百人歡曰事濟以爾爲懷州
刺史若死用爾子興慶曰兇小願用兄歡許之興慶
拒戰矢盡而死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所在

泰身勇敢配賀拔勝以攻之勝識歡於行陣執頸
十二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因字之曰賀六渾賀
拔勝破胡必殺汝歡氣殆絕河州刺史從旁射勝中
其二騎武衛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
逸去勝嘆曰今日不執弓矢天也魏南郢州刺史耿
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死俄奮刀
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斃傷相繼乃謂左右曰豈
吾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
賊所傷何異逐坐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利東

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魏兵
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魏諸
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兵去東魏兵追之惠徐下
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有
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不
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追至陝泰使開府儀同三
司達奚武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一東
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
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

議進止咸以為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陳元
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
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元康
曰王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能遠謀
若舍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
追泰遂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王壁將使鎮虎牢未至
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卧慰
勉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生至城下憚之不敢
進引軍還思政乃脩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由

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泰歸求自敗魏主不許泰乃
廣募豪右以增軍旅

孝寬力守玉壁

梁武帝中大同元年東魏高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
帝孝寬隨機拒之城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
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二樓
孝寬令縛木接之高於土山以禦之歡使告之曰爾
雖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爾乃鑿地爲十道又用術
士李業興孤虐法聚攻其北北天險也孝寬掘長塹

選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至塹戰士輒擒殺之
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塞柴投火以
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爲
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
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作長鉤利其
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又於城四面穿
地爲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
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
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

乃使人說之曰君獨守孤城而西方無救恐終不能全何不降也孝寬報曰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常佚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返之危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又使謂城中人曰常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民何事相隨入湯火中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大尉封開封郡公賞帛萬匹孝寬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準此凡攻五十日士卒戰及病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家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病有

星墜于營中士卒驚懼乃引還

侯景獨敗紹宗

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慕容紹宗擊侯景輜重數千兩馬數千匹卒四萬人退保渦陽紹宗士卒十萬旗甲耀日鳴鼓長驅而進景使謂之曰公等爲欲送客爲欲定雌雄邪紹宗曰欲與公決勝負遂順風布陣景閉壘侯風止乃出紹宗曰侯景多詭計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執短刀入東魏陳但低視斫人脛馬足東魏遂敗紹宗墜馬儀同

三司劉豐生被傷顯州刺史張遵業爲景擒紹宗豐
生俱奔譙城裨將斛律光張恃顯尤之紹宗曰吾職
多矣未見如景之難克也君輩試犯之光等被甲將
出紹宗戒之曰勿渡渦水二人軍於北光輕騎射之
景臨渦水謂光曰爾求勲而來我懼死而去我汝之
父友何爲射我汝豈自解不渡水南慕容紹宗教汝
也光無以應景使其徒田遷射光馬洞胷光易馬隱
樹又中之退入於軍景擒恃顯既而捨之光走入譙
城紹宗曰今定何如而尤我也儀同三司段韶夾渦
水而軍韶潛於上風縱火景帥騎入水而却走草
火不復然

羊侃宣城拒守

梁武帝太清三年侯景攻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
軍事羊侃副之軍旅指擣一決於侃景乘勝至闕下
城中恟懼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援兵已
至近路衆乃少安景縱火燒諸門侃使鑿門上爲竅
下水沃火景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
作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燭灌以

膏蠟叢擲焚之俄盡景又作登城樓高十二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輒虛彼來必倒可卧觀之車動果倒景又東西起土山以臨城侃命爲地道潛引土山不能立及於城內築土山以應之會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番入苦戰不能禁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

洗氏襲討遷仕

梁簡文太寶元年侯景反陷建鄴高州刺史李遷仕境圖逆召高涼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洗氏止之

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爲反耳頃者京師危迫羽檄召兵遍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願且勿行遣使譎之曰身疾篤謹遣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必無所防爲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以洗氏自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輸販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洗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迎洗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洗氏入據其城盡收其衆

湘東遣將討賊

梁孝元帝承聖元年二月湘東王繹遣大都督王僧辨江州刺史陳霸先討侯景諸軍發尋陽舳艫數百里陳霸先師甲士三萬舟艦二千自南江出湓口會僧辨於白茅灣築壇歃血共讀盟文流涕慷慨使侯瑱襲南陵鵠頭二戍克之二三月僧辨等至蕪湖景聞之懼侯子鑒據姑熟南洲以拒西師景遣人助之曰西人善水戰勿與爭鋒若得步騎一交必當可破汝但結營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鑒乃捨舟登岸閉

營不出僧辨停軍蕪湖十餘日景黨大喜告景曰西師畏吾之強將退不擊且失之景乃復命子鑒爲水戰之備僧辨至姑熟子鑒師步騎挑戰又以鵠舫千艘載戰士僧辨令細船皆退留大艦夾泊兩岸子鑒之衆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大艦斷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子鑒大敗僅以身免景大懼僧辨督諸軍乘潮入淮景塞淮口緣淮作城十餘里中樓堞相接僧辨問計於陳霸先霸先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蕭粲在青溪竟不渡岸賊登高望之表裏

俱盡故能敗我師徒今圍石頭須渡北岸諸將若不
當鋒霸先請先往立柵乃進於石頭西落星山築柵
乘軍次連八城直出石頭西北景恐西州路絕自帥
侯子鑒等亦於石頭東北築五城以遏大路僧辨進
軍招提寺北景帥衆萬人鐵騎八百餘匹陣於西州
之西霸先曰我衆賊寡應分其兵勢以強制弱何故
聚其鋒銳令致死於我命諸將分處置兵景衝官軍
官軍小縮霸先遣將軍徐度將弩手二千橫截其後
景兵乃却霸先與王琳杜龔等以鐵騎乘之僧辨以
大軍繼進景兵敗入柵其將盧暉略以石頭降僧辨
入據之景與霸先殊死戰景帥百餘騎棄稍執刀左
右衝陣陣不動衆遂大潰諸軍逐北至西明門景至
闕下不敢入臺與其黨數人東走

楊忠迎降消難

陳高祖末定二年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遣使間
行入關請降于周三月甲午周遣柱國達奚武大將
軍楊忠帥騎士五千迎消難從開道馳入齊境五百
里前後三遣使報消難皆不報去虎牢關三十里武

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
下城四面峭絕但聞擊柝聲武親來麾數百騎西去
忠勒餘騎不動俟門開而入馳遣召武齊鎮城伏敬
遠勒甲兵二千人據東城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
城乃多取財物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
殿至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至洛北忠謂將士
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度水已而果然乃徐
引還武歎曰達奚武自謂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孝寬築城捍境

陳世祖天嘉二年周人以韋孝寬嘗立勲於玉壁乃
置勲州於玉壁以孝寬爲刺史孝寬有恩信善用間
諜齊之動靜皆先知之有主帥許盆以所戍城降齊
孝寬遣諜取之俄斬首而還離石以南生胡數爲抄
掠而居於齊境不可誅討孝寬欲築城於險要以制
之遣開府姚岳監之岳以兵少不敢前孝寬曰此城
距晉州四百餘里築之十日可畢吾一日創手二日
敵境始知晉州徵兵三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
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辨矣乃築之齊人

果至境上疑有大軍停留不進其夜孝寬使諸村縱火齊人以為軍至收兵自固岳卒城而還

段韶洛陽克捷

陳世祖天嘉五年冬十月周太師宇文護會突厥侵齊遣尉遲迥將前鋒趨洛陽權景宣趨懸瓠楊擗出軹關十二月擗輕齊引兵深入不設備齊將婁叡大破之遂降周人攻洛陽三旬不克護命諸將塹斷河陽路遏齊救兵然後同攻洛陽諸將以為齊必不攻也惟張斤侯而已齊遣蘭陵王長恭及大將斛律

救洛陽未敢進齊主召并州刺史段韶謂之曰洛陽危急今欲遣王救之突厥在北復須鎮禦如何對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鄰闕逼乃腹心之病齊主乃遣韶督精騎一千救洛陽齊王亦自晉陽赴之韶至洛陽與諸將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與周軍遇韶即馳告諸營追集騎士結陣以待之韶為左軍長恭為中軍尤為右軍周人不意其至皆恟懼韶遙謂周人曰汝宇文護纔得其母遽來為寇豈欲送死邪周人以步兵上山逆戰韶且戰且却以誘之待其力敝

然後下馬擊之周師大敗一時瓦解投墜溪谷死者甚衆長恭以五百騎突入周軍遂至金墉城下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周師在城下者亦解圍遁去委棄營幕自邛山至穀水三十里軍資器械彌滿川澤唯齊公憲達奚武及庸忠公王雄在後勒兵拒戰王雄馳馬衝斛律光陣光退走雄追之光左右皆散惟餘一奴一矢雄按稍不及光者丈餘謂光曰吾惜爾不殺當生將爾見天子光射雄中額雄抱馬走至營而卒軍中益懼齊公憲拊循督

勸衆心小安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震駭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走不得武在軍久備見形勢公少年未經事豈可以數營士卒委之虎口乎乃還權景宣亦棄豫州走齊王至洛陽以段韶爲太宰斛律光爲大尉蘭陵王長恭爲尚書

明徹決策伐齊

陳宣帝太建五年陳主謀伐齊公卿各有異同唯鎮前將軍吳明徹決策請行陳主遂以吳明徹爲都督征討諸軍事尚書裴忌監軍事統衆伐齊明徹出秦

郡黃澧氈出歷陽齊人議禦陳師遣軍救歷陽澧氈擊破之齊又遣儀同三司尉破胡救秦州趙彥深私問計於秘書監源文宗文宗曰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諸將數千以下適足爲吳人之餌尉破胡人品王之所知敗績之事匪朝伊夕莫若專委王琳招募淮南三四萬人風俗相通能得死力兼命舊將將兵屯於淮北足以固守且琳之於項必不肯北面事之明矣若不推赤心於琳更遣餘人掣肘復成速禍彌不可爲彥深嘆曰此策誠足制勝俾之十日已不見從

時事至此安可盡言因相顧流涕齊師選長大有力者爲前隊號蒼頭犀角大力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善射弦無虛發陳軍充憚之將戰明徹謂巴山太守蕭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才不減關羽矣摩訶曰願示其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使降人指示之摩訶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彀弓未發摩訶擲銑鏡正中其額應手而仆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大敗尉破胡走尉破胡之出師也王琳與之俱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以長策制之慎

勿輕闖破胡不從而敗齊乃使王琳赴壽陽召募以拒陳黃法甄徐慢復克石梁廬江二城瓦梁歷陽合肥皆降於陳法甄禁侵掠撫戍卒與之盟而縱之高唐齊昌瓜步胡墅等城亦降於陳

周炆出奇大勝

陳宣帝太建五年秋七月齊尚書左丞陸騫救齊昌出自巴蘄遇陳西陽太守周炆炆留羸弱設疑兵以當之身帥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破之克巴州吳明微至峽口克其城南岸守城者皆走齊王琳保壽

陽吳明微以琳初入衆心未固乘夜攻之城潰齊兵退據相國金城山陽盱眙等城皆降於陳

明微堰肥灌城

陳宣帝太建五年吳明微攻齊壽陽堰肥水以灌城中腫泄死者十六七齊行臺右僕射皮景和等救壽陽衆十萬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皆懼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將若之何明微曰兵貴神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乃躬擐甲胄四面疾攻一鼓拔之生擒王琳等遂取齊昌徐

州等城

李德林議馭將

陳宣帝太建十二年周相州總管尉遲廻舉兵討楊堅自稱大總管奉趙王招少子以號令堅以郎公肅孝寬爲行軍元帥郕公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濮陽公宇文術武鄉公崔弘度等皆爲行軍總督以討廻八月軍至來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尉遲廻遣其子魏安公

惇帥衆十萬入武德軍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廻隔水相持不進李詢密啓堅云總管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並受廻金堅以爲憂與鄭譯謀伐之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家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控御之耳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安知其能盡腹心耶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若加縻繫郎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趙之所以敗也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爲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

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幾敗大
事遣司錄高熲監相州諸軍是後措置軍事德林
謀之熲至軍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熲
豫爲土狗以禦之惇布陣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待
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鳴鼓齊進軍既渡
熲命焚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
寬乘勝進追至鄴迴與惇及惇弟西安公祐悉將其
卒十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
黃龍兵迴弟勤帥衆五萬自青州赴迴以三千騎先
迴素習軍旅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兵皆關中人
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却鄴中士民觀戰者數
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以詭道破之乃
先射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
敗矣衆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
寬縱兵圍之迴窘迫乃擲弓於地罵堅極口而自殺
勤惇祐東走青州未至皆追獲之

仲文誑取檀讓

陳宣帝太建十一年周堅爲丞相輔政尉遲迥在河

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
迥將檀讓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
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
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
至遂拔城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
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
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
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
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

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
曰此地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
如卽屠之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
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
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軍大潰仲
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輜送
京師江南悉平

隋師一舉滅陳

陳後主禎明元年隋主問取陳之策於高穎對曰江

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必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脩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崔仲方上平江南策曰今淮潁武昌以下蘄和滁方吳海等州更帖精兵密爲營度計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

上流則下流諸將即可擇便橫渡如其擁衆自衛則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岿等降隋主益忿謂高頴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梯於江曰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艦起樓五層高百餘尺置六拍竿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其次黃龍置兵百人平

乘舩艦大小有差時江南妖異特乘臨平湖草又塞
忽然自開陳主惡之乃更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
二年三月隋下詔伐陳暴陳主二十惡徧諭江南冬
十月隋主取命晉王廣秦王俊清河公楊素皆爲行
軍元帥廣出六合俊出襄陽素出永安韓擒虎出廬
州賀若弼出廣陵凡總管九十兵五十一萬八千皆
受晉王節度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以高顛爲元帥
長史王韶爲司馬軍中事皆取決焉顛謂郎中薛道
衡曰江東可克乎道衡曰克之郭璞言江東分王三

百年復與中國合今此數將周一也主上恭險勤勞
叔寶荒淫驕侈二也國之安危在所寄任彼以江總
爲相唯事詩酒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蕭摩訶任
蠻奴爲大將皆一夫之勇耳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
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至滄海分
之則勢懸而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四也席捲之勢
事在不疑顛喜曰得君言成敗之理令人豁然秦王
役督諸軍屯漢口爲上流節度陳以周羅喉督巴峽
緣江諸軍事以拒之楊素引舟師下三峽軍至流頭

灘陳將軍戚昕以青龍百餘艘兵數千人守狼尾灘地勢險峭隋人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下船彼見我虛實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不如以夜掩之乃夜帥黃龍數千艘銜杖而下遣將軍劉仁恩帥甲騎擊昕敗之悉俘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遂帥水軍東下舟艦被江精甲曜日陳之鎮戍相繼奏聞施文慶沈客卿並抑而不言由是陳江中無一闕船上流兵皆阻楊素軍不得至隋軍臨江間諜驟至陳之朝士議久不決陳主謂侍臣曰王氣

在此齊周兵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江天塹限隔南北今虜艦飛渡邪邊將欲邀功忘言事急耳陳主以爲然故不爲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三年止月朔陳主會朝大霧四塞陳主昏睡至哺時乃寤是日賀若弼自廣陵引兵濟江先是弼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敝船五六十艘置於瀆陳人規之以爲內國無船又請緣江防人交代之際必集廣陵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隋兵大至急發兵爲備既而知之不復設備又使兵緣江時獵人馬喧

課及是濟江陳人遂不知覺韓擒虎將五百人自橫
江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克之戍主馳啓告變陳主
以蕭摩訶樊毅魯廣達並爲都督司馬消難施文慶
並爲大監軍遣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既而賀若弼拔
京口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釋
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令分道宣詠於是所至風靡
韓擒虎進攻姑熟半日拔之父老皆來謁者晝夜不
絕杉是弼自北道擒虎自南道並進緣江諸戍望風
盡走弼進據鍾山晉王廣遣總管杜彥與韓擒虎合

軍屯工新林陳人大駭降者相繼時建業甲士皆十
餘萬人陳主唯晝夜啼泣室內處分一以委施文慶
文慶既知諸將嫉已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
不伏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諸將凡有啓請率皆不
行賀若弼之攻京口蕭摩訶請逆戰不許及弼至鍾
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可以
必克又不許任忠言於陳主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
持久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臺城緣淮立柵北軍雖
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

一萬金翅三百艘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謂其渡江將士已被俘獲自然挫氣淮南士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自去待春水既漲周羅暉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策也陳主不能從明日歛然曰兵久不決令人腹煩可呼蕭郎一出擊之任忠叩頭苦請勿戰孔範又奏請作一決當爲官勒石燕然陳主從之多出金帛充賞使魯廣達陳於白土岡任忠樊毅孔範蕭摩訶軍以次而進北至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

若弼登山望之馳下以所部甲士八千勒陣待之陳主通於蕭摩訶之妻故摩訶初無戰意唯魯廣達以其徒力戰與弼相當隋師退走數四弼縱烟以自隱陳兵斬首皆走獻求賞弼知其驕惰更引兵趨孔範範兵暫交即走諸軍亂潰不可復止擒蕭摩訶釋而禮之任忠馳見陳主言狀陳主與金兩膝使募人出戰會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遂率數騎迎降於石子岡引擒虎軍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忠揮之曰老夫尚降諸軍何事皆散走陳主惶遽將避匿表顯正色

曰大事如此去欲安之不若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見侯景故事陳主不從曰吾自有計乃投柵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乃下石及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乃與張貴妃孔貴嬪同束而上執送長安

